

阿富汗叛亂與蘇俄

石樂三

阿富汗叛亂靡已，人民受害日甚。一位阿富汗反共領袖烏丁教授 (Prof.

Burhan Udin) 最近抵達倫敦向回教領袖們控訴蘇俄支持的喀布爾馬克斯主義政權的種種暴行。他指出兩件最殘忍的事實，一件是在阿富汗昆哈省卡拉鎮 (Kairai of Kunhar Province) 發生的，當地居民 (包括婦女兒童在內) 在一次民衆大會中被赤色政府軍集體所屠殺；另一件是在沙克漢尼鎮 (Sarkhani) 中至少有一百多名鎮民活活的被埋葬，且有兩千五百餘人慘遭空軍用機槍所射殺^①。可見喀布爾政權是建立在暴力恐怖基礎之上。

一年來的叛亂情勢

自一九七八年四月廿七日阿富汗發生軍事流血政變之後，親俄的社會主義人民黨 (Khalq Party) 領袖塔拉基 (Nur Mohammed Taraki) 遂組成了革命委員會，且以主席及總理的強人姿勢領導此一馬克斯主義新政權。

塔拉基爲了確保其領導地位及鞏固其政權基礎，對內採取了高壓的政治手段，一方面大肆排除異己，斷然解散了其敵對的旗幟黨 (Parcham Party-Flag Party)^②，並將在政變中建有功的卡德將軍 (Gen. Abdul Qader) 逮捕下獄，免除了他原來

註① Intelligence Digest-Weekly Review, June 27, 1979 "Afghanistan".

註② 阿富汗人民黨及旗幟黨，兩者都是傾向社會主義路線，而且在「四月政變」中建有奇功。

的國防部長職務。另一方面，下令大舉整肅全國文武官員，創下了逮捕二萬餘名政治犯的最高紀錄，被處決者已達一萬二千餘名^③。

對外傾向於莫斯科路線，無論在軍事或政治方面，喀布爾政權完全仰賴蘇俄的支援。在過去一年之內，蘇俄派往阿富汗的軍事人員共約五千餘名，其中包括二千名軍事人員，三千名文職顧問人員，此項數字較政變前蘇俄所派往阿富汗的顧問人員逾四倍之多^④。

尤有進者，喀布爾政權爲了加緊與蘇俄的勾結，曾由塔拉基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前往莫斯科訪問，並與蘇俄簽訂一項爲期廿年的友好合作條約，這項條約是繼蘇俄與越南、衣索匹亞兩國簽訂同樣條約後達成的。這顯示蘇俄在阿富汗的地位日益鞏固，引起了中亞各國的憂慮。

除此以外，爲了革除阿富汗傳統的封建社會，澈底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塔拉基政府曾實施土地改革計劃，重行分配地主持有的農田，而使佃農獲得耕田的權利。然而，這項土地改革計劃實施的結果，不但未能奏效，反而促成了農民及游牧民族之間的大結合，掀起了全面反抗共產主義暴政的運動。現在阿富汗叛亂情勢，愈形嚴重，其蔓延之廣，已擴大到二十八省中的二十六省，只有二省尙未波及。其人數已逾十萬之衆。

蘇俄鑒於阿富汗叛亂情勢之嚴重，除增強運送武器之外，其軍事人員已非正式介入戰鬥行列。據華府官員透露，蘇俄軍事顧問正參與阿富汗政府對抗日益升高的叛亂活動，而且已有一萬多名俄國軍事人員在戰鬥中死亡^⑤。

蘇俄已承認，現在反對阿富汗領袖塔拉基的馬克斯主義政權的勢力，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廣泛了。蘇俄也指控有七個國家從中鼓動回教叛亂份子反對阿富汗馬克斯主義政權，這七個國家包括：伊朗、巴基斯坦、中共、美、英、西德及埃及。這項指控是蘇俄「真理報」在三月廿一日一篇文章中發表的，也是蘇俄第二次對阿富汗情勢所作的重大聲明^⑥。

阿富汗流血政變以來，全國一直在實施戒嚴之中。而政府所在地喀布爾，經常有六十輛俄製坦克嚴加戒備，以防止軍事政變的發生，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概。若此危殆形勢，塔拉基共黨政權隨時有被推翻的可能。

註③ Intelligence Digest-Weekly Review, June 27, 1979 "Afghanistan".

註④ Survival, January/February 1979, p. 33.

註⑤ Washington, April 13, 1979 (UPI).

註⑥ Moscow, March 21, 1979 (UPI).

二 宗教、青年、叛軍三結合

由於塔拉基政權的倒向克里姆林宮的一邊，而且使用暴力殘害無辜民衆，其結果，引起了人民全面的抗暴運動。阿富汗境內的主要抗暴組織有二，一是宗教，二是知識青年，這兩種勢力對於塔拉基的馬克斯主義政權構成了致命的打擊。

阿富汗有兩大極右傾的回教組織——伊斯蘭聯盟 (Jamiat-I-Islam) 及伊斯蘭兄弟會 (Hezb-I-Islam)，兩者在戰略上縱有不同，但其反共產主義的堅定立場是一致的，而推翻親俄的塔拉基政權更是其共同的目標。

阿富汗伊斯蘭聯盟領袖認為，阿富汗與其鄰邦——伊朗、巴基斯坦——同屬信奉伊斯蘭國家，而伊斯蘭的理論足可建立一個反共產主義的國家，以符合所有阿富汗人民的意願和利益。

該聯盟爲便於指揮游擊隊作戰，並避免蘇俄飛機的轟炸，故將其大本營設在巴基斯坦邊境的白什窪 (Peshwar)，而與另一巴基斯坦伊斯蘭聯盟的總部設在同一座大樓之內。這兩個同一名稱的組織，不僅在宗教上是相同的，而且在種族上都是屬於巴坦族人 (Paitans)^②。更重要的，巴基斯坦伊斯蘭聯盟已成爲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最具勢力的政黨。

阿富汗伊斯蘭兄弟會的總部也設在白什窪城 (巴基斯坦西北邊疆省會)。此一政黨富於革命精神，在前阿富汗達烏德政權時期，該黨領袖希克瑪雅 (Gulbuddin Hekmatyar) 卽曾領導民衆反抗政府運動。目前擁有三千多名的强悍游擊隊，並獲阿富汗智識階層的擁護。

這兩大宗教組織，藉着地理上的優勢，在巴基斯坦邊境訓練游擊隊，秘密接受外援武器，而且不斷與阿富汗政府軍作戰。據外電報導，在今年四、五月之間，回教叛軍約一萬之衆，曾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北的第二大都市賈拉巴 (Jallabad) 戰役中，擊斃了政府軍數百餘名，蘇俄顧問人員百餘名，故最近盛傳革命委員會主席塔拉基與總理艾敏 (Hafizullah Amin) 之眷屬已逃往莫斯科避難^③。

最近喀布爾以北大約六十公里地區再度發生激戰，回教叛軍已將各重要橋樑破壞，現正威脅到通往阿富汗北部之戰略公路要

註② 阿富汗全國人口共計一千八百萬人，其中巴坦族人 (Paitans) 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塔基克族人 (Tajiks) 佔百分之三十，烏茲拜克族人 (Uzbaks) 佔百分之五。集中在巴基斯坦的邊疆省 (North-Western Frontier Province) 的巴坦族人時與阿富汗的巴坦族人會不斷醞釀組成一個自治邦，給予伊斯拉瑪政府極大困擾。

註③ New Delhi, India, June 16, 1979 (AP).

道，蘇俄軍事裝備就是利用這條公路運往首都喀布爾的。叛軍破壞的結果，幾使阿富汗已無任何一條重要公路是安全的了。喀布爾以南的一百五十公里地區，也受到叛軍的包圍和砲轟的威脅。負責訓練與指揮游擊隊者多為作戰有經驗的軍官，其中有許多因不滿親俄的喀布爾政權而脫離者，也有不少前達烏德政府中被整肅的高級軍官。據傳前參謀總長馬斯塔尼將軍也參與了反抗政府軍的行列^②。

另外一個反政府組織——阿富汗民族解救陣線（National Front for the Rescue of Afghanistan），其領袖穆加迪第（Mojadedi）教授自稱為穆哈默德後裔，他擁有一支強悍的部落隊伍，盤據在阿富汗高原一帶，不時率領隊伍襲擊政府軍，他主張寧願留在阿富汗境內從事抗暴運動，而不願以任何鄰邦作為庇護所。

阿富汗許多知識份子，其中包括喀布爾大學學生，教師及工程師等，由於不甘受馬克斯主義的脅迫利用，紛紛逃往巴基斯坦邊境，進入了阿富汗軍官設立的軍營中接受訓練，然後返回阿富汗從事游擊戰爭。

更引人注意的，阿富汗政府軍最近不斷發生叛變事件，因而參加了反政府的游擊隊行列。據報導，五月間有二千五百名裝甲旅奉命自首都喀布爾出發開往前方協助駐軍救平叛亂，不料該旅突然叛變，中途投向了叛軍陣容，這是一年來政府軍首次發生的大規模叛變事件^③。

現在阿富汗的宗教領袖、智識青年、叛變軍隊，三者結合一體，滙成一流，而且有組織的、有紀律的進行全面抗暴戰爭，這對塔拉基政權實構成了極嚴重的威脅。

三 蘇俄赤化阿富汗的野心

自十九世紀大英帝國開始統治阿富汗之後，其間曾經發生三次戰爭，而英軍在最末一次戰爭中失利，卒使阿富汗於一九一九年八月獲得了獨立。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俄勢力進入了阿富汗，於是乎，這一封建落後的國家便成為兩超強在中亞角逐的對象了。蘇俄利用與阿富汗毗連的優勢，加上阿富汗與中亞蘇維埃伊斯蘭共和之間的種族、文化及歷史的傳統關係，因而自一九六〇年起，莫斯科與喀布爾建立了特殊的軍事關係。美國由於當時巴基斯坦的反對，拒絕對阿富汗提供任何軍事援助，結果徒增強了蘇俄在阿富汗

註^② Islamabad, Pakistan, July 23, 1979 (AFP).

註^③ The Japan Times, May 26, 1979.

的影響力。

更重要的，蘇俄藉着軍援的理由，曾要求阿富汗派遣青年軍官赴莫斯科接受軍事訓練，為期七年，這批軍官結訓返國後，分別參加了阿富汗人民黨 (Khalq Party) 及旗幟黨 (Parcham Party)，這兩大政黨當時都是標榜莫斯科的社會主義路線。

過去廿年到廿五年之間，蘇俄對阿富汗軍經援助已達十五億美元，而美國經援只有五億美元^⑩。蘇俄積極援助的結果，已使若干蘇俄顧問伺機參與了阿富汗內閣，特別是企劃、工礦及工業等部工作。於是，蘇俄的工業化模式便成為阿富汗未來經濟開發的基礎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親俄的人民黨首領塔拉基，在蘇俄訓練的青年軍官協助下，奪取了達烏德政權。不久蘇俄的軍事顧問及文職人員便一批一批的滲入了阿富汗，而喀布爾政權竟公然降下了阿富汗傳統的紅、黑、綠三色國旗，而更換一面純紅色的旗幟^⑪。其實，喀布爾新領袖階層已坦白承認了阿富汗的革命是一九一七年蘇維埃革命的『延長』。這足以證明喀布爾政權已變成莫斯科的附庸了。

蘇俄爲了加強對喀布爾政權的控制，除了繼續派遣五千多名軍事顧問人員，並不斷增加武器供應外，一九七八年七月間，兩國簽訂了至少十六項政治與經濟協定，多半是以一九七五年合作協定爲依據^⑫。同年十二月塔拉基訪俄時，又與布里茲涅夫簽署了一項爲期廿年的友好合作條約。華府認爲^⑬，此項條約與蘇俄同其他亞非國家所簽訂的條約相似，更增強了兩國之間的經濟與軍事關係。

塔拉基政府，在蘇俄嚴密控制之下，十五個月以來，已使阿富汗成了「中亞的古巴」。莫斯科控制此一富有戰略性的國家，其主要的目標有二：

(1) 企圖利用種族及宗教關係，將阿富汗納入蘇俄在中亞統治的土耳其美尼亞 (Turkmenia)、烏茲拜克斯坦 (Uzbekistan) 及塔吉克斯坦 (Tadjikistan) 『共和』體系之內，以便達其吞併阿富汗的終極目標。

(2) 企圖策動阿富汗的俾路支族人 (Baluchs) 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族人相聯合，共同組成一個俾路支斯坦自治邦，以便蘇俄將此一自治邦納入其勢力範圍，進而達其攫取阿拉伯海岸的溫水港——格瓦達爾 (Gwadar) 的目標。

在另一方面，莫斯科也有其控制喀布爾政權的方法，例如^⑭：

註⑩ Survival January/February 1979, p. 33. "Afghanistan's Rocky Road to Socialism".

註⑪ Ibid. p. 34.

註⑫ The Times, London, July 19, 1978.

註⑬ Washington, Dec. 6, 1978 (UPI).

註⑭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Dec. 11, 1978, p. 56.

●嚴格執行新聞檢查，特別是有關抨擊蘇俄政策的西方書刊。

●強迫阿富汗青少年學習俄國語文，因而俄文在各級學校中已成爲主要的語文。

●阿富汗執政的人民黨爲灌輸青年的馬列主義思想，已做法蘇俄的青年先鋒組織（Soviet's Young Pioneer Organization）成立了同樣的青年組織。

蘇俄統治的阿富汗策略，乃爲其全球戰略之一；但其赤化此一回教國家的野心，已掀起全國人民發動反共「聖戰」（Holy War）^⑤。

若干華盛頓觀察家分析：在蘇俄的軍事支援情況下，阿富汗的叛亂有增無已，最後可能演變成爲「蘇俄的越戰」的趨勢。而蘇俄在阿富汗所投下的賭注，可能比過去美國在越南的賭注更大^⑥。

四 當前的叛亂形勢

當前阿富汗的叛亂局勢，正方興未艾，而首都喀布爾在軍警戒備森嚴下，仍不斷有恐怖事件的發生，此類恐怖事件只不過是阿富汗全面暴亂中的部分而已。

據外電報導，近數月以來，由於暴亂的持續擴大，阿富汗的地方治安日趨惡化，加以游擊隊大肆破壞公路橋樑，已使阿富汗全境幾無任何一條重要公路是安全的，尤其從喀布爾通往巴基斯坦的公路時常遭到叛軍的襲擊，致使政府軍蒙受重大的損失，影響其軍中士氣頗大。

華盛頓鑒於阿富汗局勢的嚴重，隨時有劇變事件的發生，爲策安全計，已由國務院正式宣布，美國決定採取撤僑行動，於數週內，先從喀布爾空運一百名眷屬及非必要人員返國，稍後再行陸續撤出四十八名美國使館人員^⑦。

美國前駐阿富汗大使杜布斯（Adolph Dubs），今年二月十四日突被暴徒綁架，隨後即遭殺害。這次美國務院採取撤離行動，其主要目的，是在防止類似恐怖事件的重演。

不可否認的，這次阿富汗的全面抗暴戰爭，是歷史上所罕見的。造成人民叛亂的基本因素不外：

註^⑤ 阿富汗宗教領袖已宣布，決定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七日爲全國發動反喀布爾馬克斯主義政權之「聖戰」日。

註^⑥ Washington, May 18, 1979 (AP).

註^⑦ Washington, July 23, 1979 (UPI).

——馬克斯主義政權的出現：阿富汗乃一民智不開、封建保守的古老社會，而人民篤信伊斯蘭教，先天存有反共思想，絕對不與無神論者相妥協；加以受伊朗柯梅尼的宗教革命影響，愈形增強其反共的信念。過去達烏德政權，深知此種宗教傳統牢不可破，故不敢輕率魯莽行事。如今，塔拉基竟敢違抗宗教信仰，篡改國號國旗，強迫改造人民思想，驅使羣衆走向共產主義路線，從而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人員，屠殺了無辜民衆，其叛國叛教罪行，是絕不會爲此一濃厚的回教社會與人民所容忍的。

——強行土地社會改革：任何一國的應興應革，乃爲求進步的必然過程；但是，欲求有效的改革，必須針對國情的實際需要而擬定妥善計劃，方可收到預期的效果；否則，必然收到相反的結果。例如，伊朗國王巴勒維的「白色革命」計劃，實施的結果導致了其王權的覆亡。

親俄的塔拉基在奪取政權不久之後，實施土地社會各項改革計劃，他首先實行土地重行分配措施，繼則實施掃除文盲運動。推行土地改革的結果，造成了今日暴亂的擴大。在佃農方面，每戶僅能分得二英畝半的田地；但由於種籽肥料的缺乏，加以旱災的嚴重，形成了阿富汗糧食奇缺的現象。據新聞報導，今年阿富汗全國需要糧食五十萬噸，除政府向蘇俄訂購十萬噸，印度、澳洲五萬噸小麥之外，其餘大部份尚無着落^⑨。

至於社會改革方面，塔拉基政權採取強制手段，施行掃除文盲教育，其授課方法，不分性別一律在同一教室聽課，在一般非回教國家或進步回教國家中，採用這類做法未嘗不可，但是，在最嚴格保守的回教國家——阿富汗，必然會引起宗教領袖的反對，因爲帶面罩的婦女同男人坐在一起是教規所不許的。

現在叛亂的範圍已擴至全國廿六省，掌握了戰略上的優勢，而政府軍只能據守少數的城市，顯然居於被動的不利地位。一旦時機成熟，叛軍必將發動全面攻勢奪取政府軍的各大據點。

基於上述的各種因素，阿富汗的反抗勢力有增無已，除非塔拉基政權放棄其馬克斯主義路線，脫離克里姆林宮的羈絆，阿富汗的民族反抗運動是不會終止的，而塔拉基最後只有走向滅亡之一途，是不容置疑的。

五 蘇俄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

值此塔拉基政權四面楚歌之際，最感困擾者莫過於莫斯科當局。一年以來，無論在物力或人力方面，蘇俄都竭盡全力扶持這個馬克斯主義政權，期使此一傀儡政權能壯大起來，有助於蘇俄鞏固其中亞所獲取的新立足點，而與越南、南葉門、衣索匹亞

、安哥拉相結合，以增強其在亞非及中東的戰略地位，最後達其統治此一廣大地區的目標。

然而，出乎其意料的，塔拉基政權一面倒的親俄路線，竟然遭到了阿富汗的全面反抗，這種反俄、反塔拉基的強烈運動，已使克里姆林宮感到震驚與不安。

究竟阿富汗未來局勢將如何發展？莫斯科支持塔拉基政權的程度又將如何？

關於前一問題，國際間一般觀察家認為，阿富汗的暴亂將持續擴大，絕非任何恐怖政權所能制止的。

由於阿富汗的叛亂富有宗教性的民族革命意識，其目的在於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所以它已經獲得兩個鄰邦——伊朗、巴基斯坦的同情，因為這兩個回教鄰國國號都是冠以「伊斯蘭」的標誌。

事實上，這兩個鄰國早已給予阿富汗叛軍以精神與物質的支援。例如，今年三月間，莫斯科及喀布爾均曾強烈譴責外國干預阿富汗內政，而使叛亂日益擴大，特別是叛軍控制了與伊朗毗鄰的希拉特省 (Province of Herat) 各大據點 (包括省會希拉特在內)。喀布爾政權指責，伊朗故意驅逐了七千名阿富汗工人，其中許多參加了叛軍作戰，而使政府軍在希拉特戰役中傷亡慘重。同時也譴責巴基斯坦政府在其邊境內收容成千成萬的阿富汗難民，並設置庇護所專為阿富汗叛軍提供訓練、武器及其他一切軍事上的便利。

關於後一問題，蘇俄爲了大力支持喀布爾政權收平叛亂，故不惜任何犧牲而冒險派遣五千名軍事人員介入戰事；但派遣軍事人員愈多，而政府軍的損失愈大，徒增加克里姆林宮的困擾。

國際間對蘇俄在阿富汗的動向，揣摸不定。大多數觀察家分析，蘇俄面臨困境而只有三種抉擇^②：

●採取旁觀態度，在未來五年中，莫斯科仍將履行諾言，對阿富汗提供十億美元援助；但在另一方面，寧可讓阿富汗出現一個新政權來代替塔拉基政權。在理論上，蘇俄是一大國而與阿富汗相毗鄰，任何喀布爾政權，不論其政治型態如何，必須與莫斯科相往還。

●安排一次政變並由叛亂者較易接受的領袖們接替塔拉基政權，此一構想易於實現，但最大的困難是：由於目前阿富汗反俄情緒高昂，任何與蘇俄有關係的人事更替，必定是如同現在政權不受歡迎的。

●在阿富汗發動一次戰爭，莫斯科派大軍進入此一國家，並試圖用武力摧毀叛軍勢力。

第一種抉擇是甚爲動人的，而且在表面上是息事寧人的。問題是阿富汗會以伊斯蘭政府作爲結局，也會決定同具有熱烈宗教氣氛的鄰邦——伊朗與巴基斯坦組成一堅強的伊斯蘭集團。阿富汗人民反抗其親俄政權的宗教性勝利，只會鼓勵蘇俄境內的伊斯蘭共和的反俄情緒。

註② Newsweek/June 11, 1979, p. 10, "Moscow's Afghan Quagmire".

至於蘇俄大規模的進軍行動，阿富汗不是捷克，而是一個廣大的多山國家，加上好戰的部落，他們過去都有數千年抵抗外來侵略者的戰鬥經驗，現在似乎更不畏懼今日俄國人的攻擊。

在上述三種抉擇中，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事實是，任何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法則，基本上，必需合乎蘇維埃的切身利益。

六 結 語

親俄的人民黨執政以來，標榜馬列主義路線，首先開始大肆整肅運動，死於冤獄的政治犯者（包括軍政人員、宗教領袖及智識份子等）不下一萬二千名左右^②。

緊接着，塔拉基政權實行土地改革計劃，強行沒收私人土地，其結果，激起了全民的武裝叛亂。於是，政府軍在蘇俄軍事顧問人員協助下，不斷出動了裝甲部隊及轟炸機羣濫肆轟炸各地鄉村。據最新消息，死於砲火中的村民約在九萬至十萬名之間^②。足見塔拉基政權是建立在暴力恐怖基礎之上。

一名阿富汗叛軍領袖海克瑪雅爾（Gulbuddin Hiktyar）告訴美國新聞週刊（六月十一日）記者說：『阿富汗是個多山國家，古時曾以戰爭著稱，亞力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陣亡於喀布爾通往巴基斯坦的山路上；十九世紀時代大英帝國雄師亦戰敗於斯；但是，外國侵略者並未獲得教訓。現在應該輪到俄國人，他們終將獲得其應有的懲罰。』

他更以沉痛的語氣說：『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被屠殺。我們誓死要以俄國人和人民黨徒的血來抵償這筆血債……』
最後讓我們引用這段談話作為本文的結語。

（一九七九、七、二七脫稿）

註② Intelligence Digest-Weekly Review, June 21, 1979.

註③ New Delhi, India, July 28, 1979.